

本年度最经典军文

向我们的先辈敬礼 记住他们就是爱国

长征军

生命线

此路通往东

细

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
一场前所未有的惨烈战争
一群青年踏上异国战场
一段应该被所有人铭记的历史

何楚
★
著

同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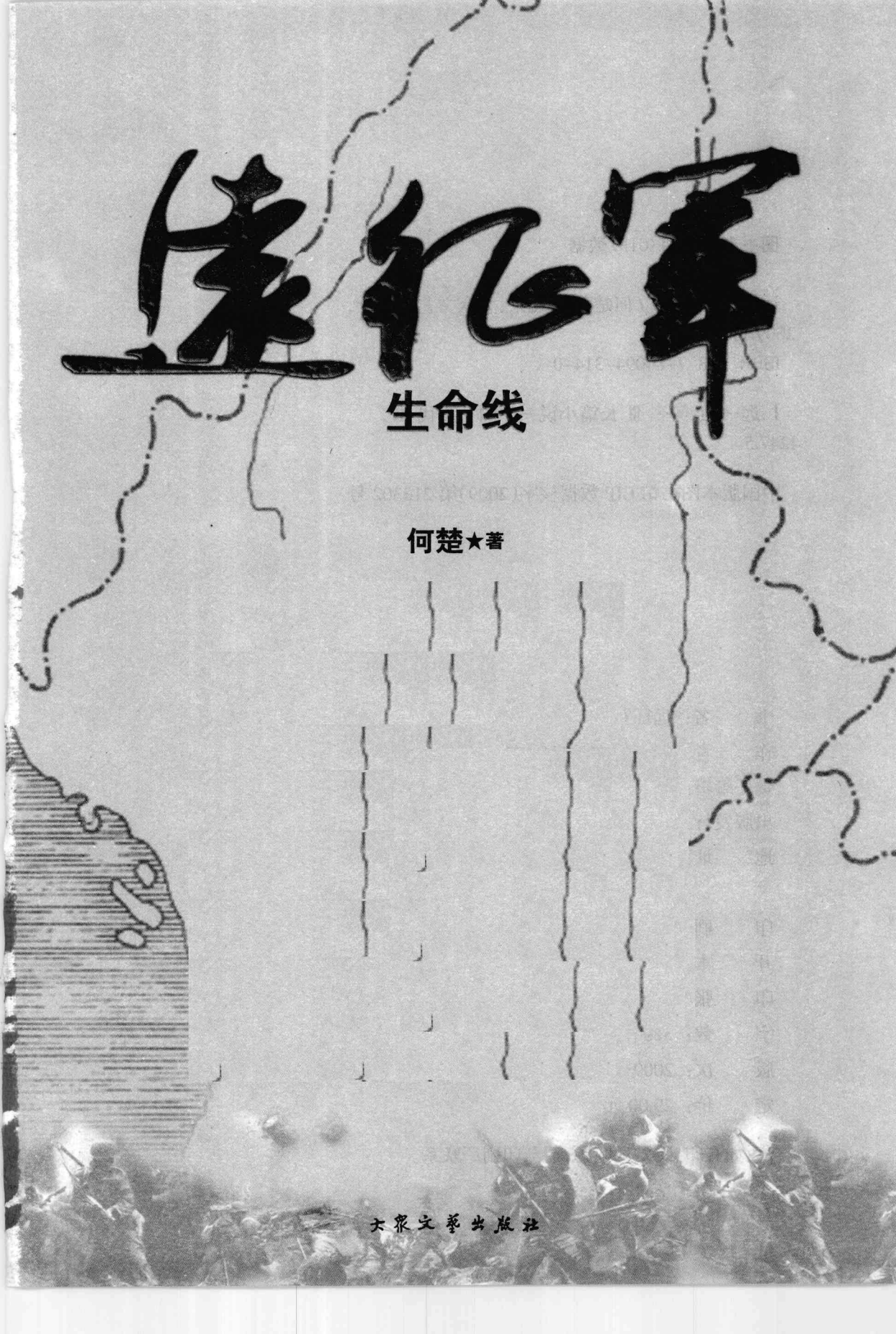
大众文学出版社

长征军

生命线

何楚★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征军·生命线 / 何楚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9.11

ISBN 978-7-80094-314-0

I. 远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13302 号

书 名: 远征军·生命线

作 者: 何 楚

责任编辑: 郝永伟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编: 100009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目录

CONTENTS

序·001

“我儿子姓赵，百家姓里排第一的赵。”噼啪鞭炮声响了起来，这苍老的妇人忽然昂起了头，用一种洪亮而骄傲的声音对周围说，“他是扛枪打鬼子送的命。”

人们都在吃惊地看着她，就有视线落向桥边那些祭品。

风倏地大了。

第一章 悍卒·013

军中不比其他地方，要横着膀子走路，光仗着长官的势可不行。113团的那些老兵油子，在某些方面滑不留手的程度，绝非行伍之外的普通人所能够想象。用刘放吾的话来说，大白天敢爬出战壕去拉屎的不一定就是自己的兵；拉屎懂得跑出冷枪射程以外、并支起耳朵听空中榴弹走向的，也未必就是；剩下来那些优哉游哉撅着光腓蹲在弹坑里，手边还放着杆步枪随时准备捡鬼子便宜的催命鬼，胸章上则肯定带着113团的番号。

第二章 狼入虎口·02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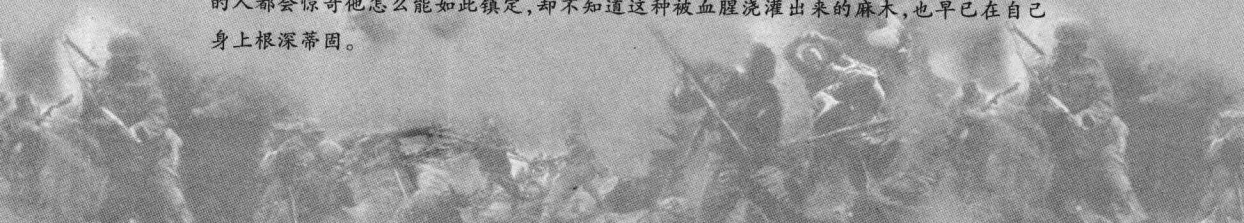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滇缅公路，荒木正三听说过一个笑话——长沙会战之际，日军攻入长沙，国民党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驻岳麓山阵地以炮火压制，战至如火如荼时弹药耗尽，第九战区指挥部急电重庆，要求弹药增援，可军令部的回答是：弹药尚在仰光，待运。

第三章 暗战·065

许多伤兵都对发生的一切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，只有几个精明的道破了天机——缅甸！除了这帮狗日的杂碎，还有谁巴巴地绕这么大圈子，只为了多整死几个中国人？

第四章 南京·085

鬼子进城已经快一个月了，这些天里他从没安稳地睡过一觉，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巨大的恐慌中度过。神经被碾轧到了极致，表面上却反而看不出什么来，每个认识赵阿三的人都会惊奇他怎么能如此镇定，却不知道这种被血腥浇灌出来的麻木，也早已在自己身上根深蒂固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五章 殊途·101

湘军团独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儿，很快就在团营长们的大骂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部队很快就被拉起来，以114团和特务营为主力火速赶往了温早。孙立人这个回马枪杀得鬼子措手不及。

第六章 只缘身在此山中·123

哑巴在大山里的表现，就像一本厚重的书，每打开一页，都写满了不同的内容。他是那种极少数明确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、该做什么事的人，一股劲头就像工蜂总是在奔走忙碌，从不浪费一点时间。

第七章 老枪·141

正要给哑巴补上一颗子弹的中野太郎只觉得眼前一暗，好些泥土就落在了头脸上。夹杂在土中的许多活物立刻爬上他的身，近乎于无的细微刺痛跟着传来，抬手去摸时竟然捏到了一只红头铁胫的大蚂蚁，满身血迹张牙舞爪。

第八章 训练日·181

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，时间却已经不多。史迪威从不否认自己是个有野心的人，如果兰姆伽集训被证明是成功的，他觉得总有一天全中国的士兵都能举着美式武器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，从中国境内开始大反攻，一直打到日本首都去。

那时候，裕仁天皇会像个不折不扣的婊子般哀号哭泣。

第九章 一连二排·209

“被抓的是不是小乔都一样，只要是女的，我就不能装瞎子。她们能来当战地护士，就比我们当兵更带种，打仗打得再狠，死人死得再多，也从来没哪个护士丢下过伤号不管。现在人家有难了，怎么，就是活该？”赵平原眯了眼，一字字地说，“见过日本人怎么糟蹋大姑娘吗？我见过。你们要等命令，随你们的便，反正我是等不了，都给老子让路！”

目录

CONTENTS

第十章 丛林之王·245

一老一少两个兵像是比赛，你吼一声，我号一嗓子。高音喇叭嗡嗡地颤响，带着阵亡弟兄的名字直蹿苍穹，一张张近得触手可及的脸庞，就这么简单地、活生生地出现在两人眼前。

第十一章 中国虎·289

赵平原跪下去，对鬼子纷杂的脚步声充耳不闻，直挺挺跪倒，伏低身体。老猫的手掌随即搭上他的脑袋，像对待孩子一般，就那么轻轻地抚了抚，随即滑落。

近百名鬼子团团围上了炮位，下一刻，炽烈的流火已从天而降。

第十二章 孤旅·309

“你是谁？”井田佑助直视着醒过来的人，冷冷地问。

“我是中国人，我姓赵。”沉默了片刻，他居然也笑了笑，沙哑开口。



序

“我儿子姓赵，百家姓里排第一的赵。”噼啪鞭炮声响了起来，这苍老的妇人忽然昂起了头，用一种洪亮而骄傲的声音对周围说，“他是扛枪打鬼子送的命。”

人们都在吃惊地看着她，就有视线落向桥边那些祭品。

风倏地大了。



四月的云南腾冲，正赶上一年中最旺的旅游时节。

吃完午饭后不久，刘二在小团坡拉到了又一趟活。两名叫车的老太衣着朴素，其中一个老得连走路都在哆嗦，鸡皮鹤发，背也佝偻着；另一个相对来说年轻些、高挑些的，一坐稳就掏出手帕，慢慢为她擦脸上的汗。

看见招手的时候，原本刘二没打算停车——也没个晚辈跟着，万一这两位要在拐弯刹车时磕着碰着，出了点啥事，到时自己还得担上老大一份干系。

让他改变主意的是一只小巧的旅行箱，它就在两位老人脚边，箱子拉杆上航班托运的标签很是显眼。

游客的钱总是好赚些，哪里都一样。

高个老太提着旅行箱坐上后排座位时，袖口半露出一只苍翠欲滴的碧玉镯子，刘二知道撞上了有钱人，顿时满面堆欢：“老人家是

来旅游的吧，现在准备去哪个景点？找到地方住下了吗？”

作为著名的翡翠第一城，腾冲有着不下几百个玉雕作坊，许多出租车司机每个月都会从这家那家老板手里，领到一份特殊的拉客费。

刘二很会摸游客的心理，一上来就算是乘客主动问哪里卖玉公道，也总会把话题扯到吃住上去，先假意关心一番。就为这个，以前某个被玉器铺子狠斩一刀的澳门游客，还专门送过锦旗到他的车队，这件事最终成了全腾冲县出租司机茶余饭后的笑谈。

“去长途车站。”矮小老太回答。她人只有干巴巴的一丁点儿，坐在那里只是喘息，仿佛随时会接不上来气，但乍一开口，声音却是出奇地洪亮。

“妈！”那高个老太急了，叽叽咕咕说了一大串刘二半懂不懂的方言，语速飞快。能听懂几句里，只说是刚来这边，对方身体又不好，得歇歇脚再走。

刘二没想到这么一对老太婆，居然还是母女关系，居然还一起出来旅游，愕然之下禁不住有点好笑，闷头挂挡起步。

争执到最后还是以女儿的让步而告终，刘二旁敲侧击了几句，见两人没有驻留购物的意思，也就不再多话。

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替商家拉客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一路上刘二都在大谈本地的风土人情，偶尔把话题带到玉器方面，只说些无端发财的例子。譬如哪一年有谁在本地市场上淘到了一颗翡翠白菜，几十块买来的东西，转手就卖了外国人上百万美元等，同时在后视镜里窥视老人神色。

两位老太始终没什么反应，也不知有没有在听他说话。只是那高个老太经常会去摸旅行箱的拉链，尽管它拉得死死的，并没有半点滑缝。



这是个下意识的举动，就像许多农民工返乡时，总会不由自主按着缝钱的衣兜一样。刘二很好奇，别的不说，老太那只碧玉镯子就足够抵上自己这辆车的了，能把一部车钱戴在手上的人物，还有什么能让她这样紧张？难道那旅行箱里装着满箱钞票不成？

进了县城中心，刘二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算盘上，瞄着街边一家家铺子，笑着说：“老人家还是多逛逛再走吧，我介绍你们一家便宜干净的旅馆，住个几天。腾冲玩的地方可多了，小团坡能有什么？就那么个破墓园子，平时连鬼影都没有。人家都往热海、火山那边跑，风景好，还热闹，累了就泡泡温泉，快活似神仙哪！”

这是他的老套路了，不到最后，绝口不提购物这档子事。

矮小老太默然半晌，忽然嘿了一声，改口说起了官话：“老了，耳朵也不好使了。妹儿啊，你有没有听到狗子在叫？”

刘二一怔，这一带路况不错，自己早把车速放开了，哪里还能听到什么狗叫猫叫！刚一抬眼，却只看到高个老太瞥着后视镜，说：“妈，我听见了，是有好大一条狗。”

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两个老太婆是在指桑骂槐。

虽然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人家，但刘二的脸色只微微一变，马上恢复了正常：“可不是嘛，早两年还有打狗队，最近越来越不像话，有证没证的都养狗……”东拉西扯好一会儿后，刘二笑咪咪地将话题一转，“老人家，这个点发车的大巴可不少啊，你们是要去哪儿？可别坐错了车次。有些卖票的说得挺好，只要你报个地名，他们就没有不到的，真等车开了，随便哪个站头给你丢下去，让你自己转车。”

“嗷町。”高个老太见他好心好意，默然半晌后，还是冷冷地答了。

刘二大力拍了下额头，诈诈唬唬地叫：“幸亏我多问了一句，到

嘛，车早就不在长途站发啦！得到保腾路去坐，那边路口有好些车，都是跑云南各地的。”

“我们年年都来，从来没说过有这么回事。”高个老太将信将疑。

“长途站一直没扩建，客车多了，就在保腾路弄了个载客点。我算算，也就是元旦那会儿的规定吧！”刘二带慢车速，一手翻停了计价器，“还好没兜多大圈子，老人家，人跟人讲个缘分，你们年纪大了出门也不容易。车费就打到这里，剩下的路，我免费送啦！”

那矮小老太性子急，听他这么说，摆了摆手：“钱一分也不少你的，快点开，快点开。”

刘二满口答应，打了把方向，出租车往南开去。也不过十多分钟车程，把两人载到了保腾路附近的废置停车场，远远只见几部大巴、中巴挨在一起，卖票的站在车门前举着“某地—某地”的纸牌招揽乘客，四下黑压压围了好些人。

刘二停了车，找了老太递上的车钱，指了指巴士中的一部，连声道别。等两人走过去不久，他摸出手机，拨通了某个号码：“喂，拐子哥吗？我刘二啊……”

这里并不是什么正规载客点，停的都是些黑车，去嘛町的大客根本还是在长途站始发，从没有变过。刘二连玉店生意也不拉了，舍近求远地载着老人来这边，其实只有一个目的。

——他要她们破大财。

早些年车队里有个二愣子汽修工，因为车辆例保的事跟刘二起了争执，几句话不对路操着扳手就要上来弄他。当时刘二是一口一个哥地服软，只差给人家跪下了。一个多月以后，他给姐夫沙黑皮挂了个电话，后者本人没到，却调来了几个牛高马大的人，在棋牌室里堵到那汽修工，找了个碴儿硬说对方诈赌，上去一顿暴打还动了家伙。有意思的是，等汽修工进了医院，单位组织探望，刘二也跟着去了，坐在病床前长吁短叹，眼泪汪汪。倒把蒙在鼓里的汽修工弄得又



是愧疚，又是感动，养好伤后专门请他喝了次酒。

自那以后，车队里的明白人就再也不敢招惹刘二。连队长也说，这是只笑面虎，吃人不吐骨头不说，你还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口。

天刚擦黑不久，有人敲响了房门。刘二坐在饭桌边，正抿着酒，哼着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从头到脚也没有想动的意思，正在厨房忙活的老婆快步走出来，一边用围裙擦着手，一边抱怨着去开门。

“姐夫。”老婆对来人的称呼让刘二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
走进来的正是铁塔般高大壮实的沙黑皮，刘二抢着迎到门口，看他手里赫然拎着那只小巧的旅行箱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“姐夫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

十六岁就背着砍刀替包工头要账，一个人追着十几个人砍的沙黑皮，可以说是腾冲县的一块活招牌，几乎每个本地人在谈到一夜成名或白手起家的例子时，都会把话题引到他头上，数不清几进几出的沙黑皮已经越来越接近神话人物——名声不倒命还在，这对于他的人生历程来说，也确实和神话没多大区别了。

“我姐身体还好吗？你快坐，快坐！”刘二一叠声地招呼，显得有些激动。沙黑皮为人低调，从不允许他这个小舅子在人前提及这层亲戚关系，像今天这样主动登门造访，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。

而沙黑皮一开口，语气中的森然就让他不由自主打了个哆嗦：“人呢？”

“什么人？”刘二莫名其妙。

“这箱子是谁的？”沙黑皮向来不多话，见刘二的老婆端茶出来，只把手摆一摆，示意不喝。

刘二瞄一眼那旅行箱，咂咂嘴：“两个老太婆的……拐子眼真毒，我早知道这箱子里有货，没想到他还真弄到手了。”

“带我去找她们。”沙黑皮说。

刘二大吃一惊，弄不明白对方的意图：“姐夫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拐子没跟你说吗？那两个老货要坐大客出县城……”

“嘴给我放干净点！”沙黑皮忽然抬手拍在茶几上，玻璃咔嚓一声裂开，水杯直跳起来，“拐子能说什么？！他狗日的自己砍了自己两根手指，把东西留在我这里，就灰溜溜滚他妈的蛋了！我现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今天这箱子要是还出不去，你就等着拆骨头吧！”

短短片刻后，一阵刺耳的轮胎抓地声响起，出租车从楼下疾驰出去。

拐子是沙黑皮手下干将，远近闻名的贼头，常带些徒子徒孙在黑车场蹲点。吓得魂飞魄散的刘二做梦也没想到，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。他估摸着应该是惹到了什么皇亲国戚，给姐夫找麻烦了，再也不敢隐瞒，把白天怎么遇上两名老太，怎么莫名被骂，怎么借拐子这把刀去给人“放血”，一五一十来了个竹筒倒豆。说到老太出口伤人时，他仍旧有些委屈：“我好心好意跟她们说哪个景点好玩，却被指着鼻子骂。本来嘛，小团坡那种地方，除了破墓园子还有什么？”

“破墓园子？”沙黑皮阴沉着脸本来一语不发，听到这里眉头拧了拧，“你当时就是这么说的？”

“是啊！”刘二理直气壮。

“也难怪人家骂你，要是有男人在，估计你当时就得见血。”沙黑皮叹口气，却没有细说原因。

半途中，沙黑皮连拨了几个电话，得知老人还没有报案后，他让刘二开到保腾路一带，挨家在宾馆旅店找了起来。尽管所有的值班人员乃至主管，都表现出了恭敬的、甚至是惶恐的配合态度，但一圈下来，两人毫无所获。

刘二不明白姐夫为什么不调几百个小弟过来玩人海战术，也不敢多问，只愁眉苦脸地建议，干脆去黑车场那边看看。死马当活马医



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沙黑皮想了想，又给长途车站和机场的朋友挂了电话，这才跟着刘二过去。

找到两位老人的时候，她们正窝在避风角落里，身下铺着报纸，高个老太手里捧着几块早已冷硬的洋芋粑粑。

刘二不得不庆幸自己的狗屎运，正当他犹豫着要以什么样的开场白解释这场“误会”时，沙黑皮已经从口袋里掏出玉镯、钱包，连同那只旅行箱一起，放在老太面前。

拐子的三手神通不是盖的，但沙黑皮却跟着拿出了两根血淋淋的指头——它们被纸包着，露出头尾，停车场昏沉沉的灯光照在上面，惨白惨白。

“搞什么鬼东西……”矮小老太似乎是在那里打盹，看到这一幕后愣了愣。

沙黑皮直挺挺跪倒，左右开弓抽自己的耳光，下手极狠，却半个字也不说。血一下子就从他破裂的唇角涌出。刘二吓得腿也软了，也跟着跪下，磕头如捣蒜：“不关我姐夫的事，是我鸡狗肚肠，是我鬼迷了心窍！”

高个老太没看钱包和镯子，拉开旅行箱扫了一眼，很快又合上，吁出一口气：“年纪大了，不中用了，还好没什么值钱的，回回丢，回回人家都来还……谢谢啦，这位爷们儿，好人有好报，你停停手。”

“偷东西的，是我一个兄弟，他二爷就埋在国殇墓园。今天摸了这箱子回家，不知道怎么着给他家长辈瞧见里面的物件，当时就炸了窝，说他偷到老军属头上，连死去二爷的脸都丢尽了。他性子躁，被骂得狠了，就拎刀给了自己一下，连指头带东西都给了我。”沙黑皮没了半点平日里的霸气，话语微微发颤。

腾冲小团坡的国殇墓园，修于1945年，埋葬的都是滇西抗战期间，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腾冲收复战的阵亡将士。刘二口中的破墓园子，就是指的它了。

“我男人跟他家二爷不是一批的，我们每年从这里过，都顺路到墓园看看，割一割坟上的草，给那些兵多少烧点纸。”高个老太淡淡地说，“都是打日本人的爷们儿，我们这些活着的拜一拜，怎么也是应该的。只不过现在日子好了，忘本的人多，有时候想想，心寒啊！”

刘二涨红了脸，说不出半个字来。拐子家居然有长辈参加过腾冲战事，这还是第一次听闻，而沙黑皮接下来的话，也同样包含着让他汗颜的内容。

“老人家，腾冲人没有不知道滇缅抗战的，我爷爷当年就被远征军救过命。我再混账，有恩报恩的道理也不敢不懂。不嫌弃的话，我想请两位到我家住几天，游游山，玩玩水。出门在外，你们身边又没个人照顾，只要信得过我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我沙黑皮肯定给办个妥妥当当的。”

“谢谢了，我们得坐车去畹町，这就走。”高个老太客气地回绝。

“我爷爷挨过小日本的枪子，腿脚不好，不然的话，他早就亲自来接你们了。”沙黑皮哑着声音说。

“我们等不了。”矮小老太忽然开口，干瘪的嘴扁了扁，“明天就是清明了。”

次日清晨，畹町桥。

作为 320 国道之终点，滇缅公路之锁钥，畹町桥北抵昆明至上海，南下缅甸腊戍通仰光，逆西北上可达印度，可谓一桥锁关，四方莫开。畹町河对岸，就是缅甸的九谷镇，两岸鸡犬相闻，出境旅游手续极为简便。

开了整晚车的刘二大张着嘴，一个接一个地打呵欠。见两名老太走到桥边，从旅行箱里一件件地掏出物事，他虽然不明所以，但还是瞪大了眼睛，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玩意儿。

“我听人说起过，缅甸有个纪念碑……”陪在老人身边的沙黑皮看到她们就地摆起祭品，又拿出一小挂鞭炮，慢慢地搓开黄纸，喉头



不由得哽住了。

那些为国而战的英雄，现在还有多少活着？

来畹町的这一路上，他陆陆续续了解到两位老人不少事情。她们并不是母女，而是婆媳，婆婆姓孙，媳妇姓乔，家在南京。孙老太太已经有百岁高龄，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云南，只为了给儿子烧点纸钱。原先沙黑皮还以为，她们如此固执地要来畹町，这边肯定有家人的墓，没想到竟然祭的是孤魂野鬼。

“我男人连全尸也没捞着，我们来这里，就是图个念想。”乔老太太笑笑，每条皱纹里都积满了苍凉的平淡，“就盼着他，从这条路走出去的，死了还能认得回来。”

旅行箱中的东西已经全部拿出来了，供在祭品前的，是件破破烂烂、满是暗黑斑渍的军装，胸章上模糊一片，只能依稀分辨出“少尉”、“赵X原”少许字样。另外，还有块叠得四四方方的蓝布，看不出究竟是什么。

“儿啊，儿啊，回家啦……”孙老太太端着瓷碗，颤巍巍地走在畹町桥头，小把小把撒着生米，为亲人招魂。

起早过境的人们显然不明白这老妇人在干什么，有些投来诧异的目光，有些则面带讥笑，就连在桥头站岗的边防军人，也被牢牢吸引了注意力。

她是那样的瘦小枯干，沁凉的晨风之中，身躯仿佛一截再也泛不出生机的藤蔓。半碗米很快就见了底，而她蜷曲的手掌却仍旧在碗底摸索着，像要抓住一个虚无缥缈的宿愿。

“我儿子姓赵，百家姓里排第一的赵。”噼啪鞭炮声响了起来，这苍老的妇人忽然昂起了头，用一种洪亮而骄傲的声音对周围说，“他是扛枪打鬼子送的命。”

人们都在吃惊地看着她，就有视线落向桥边那些祭品。

风倏地大了。

祭品前的那块蓝布翻了过来，向远处飞去。站在一旁的刘二慌忙去追，却只拉住了边角，一直腰一抬手，“哗”的一声，它已在风中扯开。

低低的骚动弥漫开来，那些行色匆匆的商旅全都停了脚步。几名边防战士走出哨卡，肃容敬礼。旭日的第一缕光辉正透过云层，洒上这座国境线上的小桥，大惑不解的刘二眯起眼，歪过头，下意识地去看手里的布匹。

那是面绣着飞虎的军旗，上面两行如火的赤字，几乎是立即灼痛了他的眼眸：

“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军。”

